

66820

27



緱山先生集卷之八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轍

校

賀大宗伯穀峰于公六十序

代父

穀城于公弱冠入詞林以偉量鴻才負名世望
已丑由少宰晉位秩宗意有所不可懇疏乞歸
歸後廷推內閣必首公累推累不報巖棲谷飲
者又十三年始開六表云公主試南畿所取士

吾州爲僉憲王君縣令施君黃君就予而謀乞所以頌公者欲頌公之文則天下聞且見之矣余嘗聞緒論于公詞臣治詞如丁言耕婦言織職耳不容自秘匿亦無所用夸毗爲即公文麗星漢行江河不過唾餘耳欲頌公功而詞臣不居功蓋必至身秉國成當大事決大議而詞臣之功始見而時又有遇不遇者弘宣盛時都俞一堂故三楊劉謝之勲爛焉比近世筌宰睽隔青蒲之對不親温室之樹難言一切匡主安民

之略約結不得自明而所可明者獨此去就之志耳當公掌邦禮不二載其所敷陳未見施用輒堅乞身以去人莫不咨咨惜公且備責公曰大臣受主簡知居丞弼之位事求可功求成是爲難耳若第以弛擔謝責誰不能之迄觀于公去之後大宗伯三易三不克終牘數十上求一丘首不可得而後知公去之難也非公去之之難天子許公去之爲難也意公高山大川之局量朱絲白璧之符采天子久知公重公度

非區區爵祿可得而縻故姑聽公之自爲計迨
其後縻之而得以爲人人可縻則主權重主信
輕而臣志且與職俱晦矣蓋公之去也實以持
儲議急與上意齟齬故假人言以行比數年後
冊立大典竟以不爭而定公似爲過計而當事
似有他謬巧者夫明主可與忠言可以身悟若
第以術籠名使未之前聞善哉乎涑水公之序
漢事也當太子危疑時第言留侯諫不聽謝病
歸帝亦知大臣多不附如意太子遂定而削不

序四皓羽翼之功夫留侯左提周昌右挈叔孫
通以其身爲四皓足矣又焉事四皓乎穀城之
下黃石峙焉是留侯所爲葆祠而善藏焉者也
公悠然抱石而吟俯拾紫芝仰視黃鵠留侯之
心其知之矣今寅清虛席浹歲于茲端揆之地
調不嘗之鼎食鼓不應之宮商彷徨上下間而
莫可告語者則又不知幾年所矣蓋與公同年
同館爰立者六人其登用皆先公而顧皆值
天子深居拱默之時言不能百効一志不能十

効一頗聞有侘傺無聊仰屋嘆者而公方以此時徜徉岱畝之陰汎濫洙泗之源尋留侯祠黃石故事托而逃焉迨一旦開平臺朝玉帛而公始翻然應夢卜之求此其氣蘊風雲身負日月所建豎必有大殊絕者天下宜莫如公之用又何論用之蚤不蚤也余與公先後史局相得甚謹當分藜夜校時公讀史有概往往擊案而歎曰準古者莫若今今之貌生面者如畫鬼魅竹簡遠矣其賢其否何必盡然余心疑之至于老入劇場躑躅于宮庭上下張狐負豕之變而知公言之有餘恫也雖然亦會其難耳如公養高味道以待時之清出而班乎禹臯之間疇咨接于庭羽干舞于階則公竹帛大業有日有耳者皆能咏歌之更無所發古今之愾爲矣

壽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序

代父

去年余七十少師申公來壽余余適有所介介爵倚不飲樂懸不作讀侑觴之詞不能竟數行以別今年公七十余強起壽公則袞衣舞于堂

上鸞笙鏘于房中子孫之神者笏者弁而髦者
各次第起舞進千年觴蓋斯干之詩不待祝而
賓筵之履不暇錯也余退而羨公又且媿公初
公六十時余躋堂獻言以名不勝實爲吾兩人
得福厚薄之効語不啻驗矣雖然猶以爲臆而
無徵也請徵之書自古言福莫備于箕疇三德
首言正直矣繼又申之以平康正直夫孰知平
康之所以爲正直乎世之言直也以矯平而得
名馳傾軛闖險道故古之正直者神錫以福而

末世往往與福違夫平陂相變如轉轂然無陂
則無平非厭陂極則不思平青天白日鼓舞其
下者不知樂也轉而慕夫崩雲激雪之竒酣霞
渴虹之麗迨夫塗潦興襍襖貴而後知青天白
日之不易得也故平康之福雖不欲使人見要
不能使人不見斗杓旋乎象始籥管噓乎無聲
則非口共酸醎身嘗疾苦者不得而知之蓋余
自未壯附公籍晚而共叅國議三十年如駮之
附服故知公爲獨深吾嘗儀公練達政務功表

救時如姚元之密調官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
含茹黑白羅彥才爲國用如韓稚圭固根本別
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充國彼其叅合人情權
衡國論聰明才力者猶能辦之而吾獨服公于
中旨迫側衆咻紛擾之時不懟不悚卒然而應
若然而中其竅信口信筆之語有更數千言不
能盡而數百載不能易者蓋天下事平心而揣
則脉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覩平氣而調則節
奏和公先無毗陰毗陽之氣橫于中無溢喜溢

怒之詞錯于口矩運規旋惟以國事爲的故得
失毀譽之衡千岐萬徑人且前且却間而公已
儻乎立于四虛之途坦然馳騁而游矣是之爲
平康是之謂正直夫德險陂象以險陂德平康
象以平康以類應者也與人險陂亦自與以險
陂與人平康亦自與以平康以類報者也其又
何怪焉蓋當公新執政時天下初脫于束濕之
苦如飢者之思餐寒者之思纊公一切以柔道
贊上暢和沃醇錫天下以平康之福天下受

之未十年而儼有口者求多于飽煖之外以平
康錫天下天下不受而公且歛其餘福以退矣
迄于今公健飯健游視履如故而天下沓沓多
事寢不能如公在朝時甚至當事者執匕而不
得調辟人糝政布塞朝野而天下乃益思公先
是公歸時儲議猶未堅決少年有求多于公者
比歲 冊立禮成 上特下璽書存問獎公以
忠言至計而天下乃益信公而公之功豈至是
始暴于人心耶則吾所謂平康之德善藏其正

直于聲色之外不責券于人而責券于天者也
今余兩人隱深矣三十年立朝事業茲盡付之
邯鄲一枕中無所置吾喙矣公休休然落落然
入簪珮之群如狎海鷗御鍾鼓之樂不異土缶
而余踽踽畏影視冠服若枳必裂去之而後愉
快夫公分我以餘福而我不受則且柰何哉每
見士大夫蹙額時事不能無王季孫之憂及見
公杖履儼然有盛時赤舄大臣委蛇在公之象
則欣然而自慰謂吾吳有福星在也而福一鄉

又必自福天下始使盡如不佞窮鱗蟄羽以一
丸泥自封卽香山洛社之樂亦焉所從受之余
故願公無遂忘天下且一出而返陂爲平以餘
福福余而區區木石小年野人逋客之致且未
敢爲公獻也

壽京兆馮敕齋先生序 代父

余居海上習聞華亭有孝友淳行君子曰勅齋
馮公比余晚歲與公有姻連益知公詳公父廷
尉南江先生在 世廟時以言事得罪且不測

公時方十三歲日跣足啼雪中刺血上疏願代
父死廷尉竟得免而公以此名聞天下迨長行
孝義益疾力其事廷尉鷄鳴問寢隅侍至夜分
始退四十年如一日也有弟八人皆子字之以
迄成立衣食其三族之窶者與交故之老而無
歸者不給至爲洗橐以供與人媛姝有恩意每
客至延問里巷疾苦眉曠蹙然居常不爐不扇
歛膝危坐以讀書咏詩自課余居京師常詒書
戒之謂七十老翁宜且觴酒豆肉婆娑里社中

無爲精刻自苦如此而傍有習公者聽然而笑曰公憂馮先生衰乎馮先生未衰也吾見其鬢髮鬢黑善噉飯儂而行常先其後生坐于飲酒者之側竟夕不交睫也余私心異之迨余得請歸沐公時年七十三兩肅衣冠過余余兩在病扶床候公蓋余少于公十餘年而衰且不啻倍之矣嘗私計公非有他謬巧可以私其筋骨卽如旣醉閔宮之篇所云景福萬年昌熾耆艾者亦願于天而未必徵于人徵于人而未必徵于

人人蓋天人福德之際一彼一此雖如桴鼓之必鳴筵筭之必答然終有兩物存焉吾以爲人壽莫若仁仁與人爲一仁生也深衷隱惻肅括而安者生之主也人惟此不仰造化不藉萬物故其道可以久存今之達者亦知耳目鼻口之爲寄矣而反尊事其所寄亟亟然醉醲飽鮮徵絲選肉箕踞而號披猖而行以是爲快意當前者是形神兩弊之道也就使快意果當前而常苦情盤景遽汲汲有馳快馬逐旻日之心則其

鼓缶也必不歡夫以是爲樂予不能知之焉如
馮公者當其爲童子時遽已當天天下大憂怖大
險艱處之而不難不竦則竟此生所遭虢啞萬
變無非坦途而其素所持事親交友處已當官
之節又如饑食渴飲非有一毫藩飾勉強其間
不如是則食不甘寢不寐日夜孳孳計過無憾
而後安是亦馮公之樂也夫人精神化于物爲
萬化于官爲五攝于心爲一聚則氣與聚散則
氣與散柱逸而蠹樞勞而完物理固有然者在

昔聖賢如舜之夔栗禹之胼胝文公之勤武公
之抑皆辛苦爲人計其居處奉養之樂真不如
監門廝養而壽皆不下百歲夫百歲固不足以
壽舜禹諸君子然亦何必外腴中稿朝笑暮號
楚楚如蜉蝣之羽而後稱得意乎余顛愚自守
苦不能自解于天弢閱世五十九年歲以貶顏
殘髮盖悒然有憂生之嗟歸見馮公勤已取足
刻身立行而神益強稍稍引以自寬而又心媿
其不逮因爲粗述形神聚散之理以明公所以

得壽者在此不在彼若其家世以名德發祥哲
嗣以文章趾美則縉紳大夫艷稱之無待余言
矣

壽樊封君崙川先生七十序 代父

黃岡樊侯治崑之四年以政治民淳報最而其
尊人博士崙川先生來就侯養則且七十矣業
已盡謝賀客乃獨私于吾州王駕部曰君之視
不佞猶不佞之視王先生跡非曠也顧惟長者
于苞苴竿牘外噐人倘爲徼王先生一言以壽

老親不佞不敢辭問伯致侯命余曰唯唯余不
能知先生顧曾識先生伯子御史君子朝嶽嶽
竒士慷慨好直言恨非久別去而侯其季子則
余所爲朝夕宇下者也知其詳侯羸若不勝衣
顧獨精吏治其爲政大抵以勤輔敏以簡居廉
日食惟一盂苴羹兩淪卯辨色視事至丙夜始
罷無倦色也士民勞苦侯伏屏檠間竊竊窺曰
吾侯無乃菜色而無何先生至則大喜曰兒今
飽矣將無鼎養有餘鬻乎旣而按其日入自葢

美淪卯外無加簋也則異而告余余歎曰有是
哉此可以知其父矣居有頃得先生崙川集讀
之無論其文詞淵雅不遜古作者乃其集首移
封疏盖先生憫祿之不逮親已當受御史君封
而請以移之也又其末三爲書戒御史所以致
身報主不援不阿之誼一篇中反覆致意焉余
又作而歎曰有是哉此可以知其子矣吾嘗有
感于周漢之隆也一田山漁澤之子皆得以其
才自效于人主之前其後稍稍不盡效而類有

所寄托而後傳當其時環堵老生抱一經以教
授弟子爲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卽世下衰而泰
山太守尚不敢稱名閤于先生之堂盖其尊如
此迨後科目興而師道遂陵夷不復振卽成均
之長所號爲天子之國學者亦不過執簿呼名
鏤鉛槧營青紫而已而况其下者乎盖至于今
羔雉盈庭夔立而蚍進者師也非師也而第陰
以其權內統于父外統于吏故師職廢而師道
尚賴以不亡以先生之賢也五經紛綸膏唇載

腹顧卒以不遇而以資謁選爲博士僅僅欲以
學官之芹藻光俎豆而榮詩書斯已難矣然則
先生之道竟將無以自致于天子之前乎將遂
以無所托而不傳乎固疑其有不亡者矣而伯
季二子果相繼成進士以循良名如侯潔齊砥
礪以師帥民民相與騰口頌侯侯必拱手而謝
曰某不敏翳老父之教嗟乎蓋至是而父與吏
之權合而先生之師道始尊此孰與夫崑崙執
經問字私其芹藻于廣文半擅之上者哉昔者
詩之壽文王也曰遐不作人彼樸棧小材薪之
蕪之猶有窮也惟夫父之教子曰貽之穀穀自
滋自殖而粒而食其由願之利將鄉之父兄子
弟斟酌永永又寧必仰貪泉而止渴假菖苓以
引年乎吾以爲壽莫壽于此吾不能知先生也
則請以吾侯壽先生壽先生矣

壽陳廉石先生序

華亭有隱君子曰陳廉石先生廉石先生有子
曰仲醇仲醇少負異才援筆萬言立就類非人

新山先生集 卷之八
間語世亦謂人間甲乙科不足以盡仲醇也偶
平居有所感念遽棄去諸生與先生石隱華亭
市學士大夫聞而高之爭懷刺束脯求識仲醇
而不可得其明年先生年六十則相與爲詩若
文壽先生以寄其景慕瞻望之私而素與仲醇
爲心交如衡者顧反闕焉或怪問余余默不答
徐曰諾余有待焉耳又二年余始東歸歸而親
起居廉石先生乃敢以一言爲先生壽蓋仲醇
之初棄諸生也余貽書責之曰子柰何自其藜

藿腸而枯槁尊人爲仲醇且爲言先生不心動
狀甚晰而鄉里人至郵傳其事爲美談仲醇請
罷諸生日日高春未卽起先生蹴之曰咄鷄肋
在而口欲吐則吐耳趣起畢而事旣得請或有
唁先生者曰翁慎無戚戚如翁之未有仲醇時
也先生笑曰不然吾今日始有吾兒耳余聞而
驚喜相告然亦竊竊疑人情于貧賤富貴蓋難
言之老則倍添兒女戀少丈夫勇廉石先生又
赤貧仰仲醇爲食息詎一旦脫洒至此其所云

云意仲醇欲孤立行一意而陽奉其尊人爲名
高也又意其鄉人竒愛仲醇不欲傷其父子之
美而兩護之也又意先生不忍奪其子名強自
抑割而中不免于書空彈指之惜也乃今則親
見先生矣容色加澤髣髴不爲動皂帽白袷揖
讓冠紳裘馬間意氣休休然是豈強爲自得容
者蓋蓬髮軹齒王儒仲且掩被羞兒子而矧其
下焉者乎人之愛子縱爲狃爲犢誰能聽其所
如朝隴暮蜀至于眼枯心死而猶未已者比比

也徼倖百有一成則持其踵而泣送之祝曰汝
幸無返食前有五鼎而膝下無捧觴進者于其
中何能無槩然况挹彼注此前苑後枯駒隙決
驟間憂樂之相乘也豈有量哉曷觀陳先生父
子相忘于道德常如嬰兒孩穉自爲媛媛姝姝
父醉子扶子歌父嘯羞其葵藿而有牲豨之甘
服其緼絮而有紈縠之華不復知天地間有可
喜事憂患何從而生憂患無從生則千百歲之
日猶今日之日也且人第能以筐篚餼牢爲壽

吹笙考鼓爲壽惟子若孫者能以顏色心志爲壽倘先生中有所不足吾曹卽日陳箕丘潁川之義奏偃佺安期之術要無益損于先生今先生曰吾有兒自今日始也則以一仲醇壽先生足矣諸君無多言

賀支改齋七十序 代父

余少識支君改齋寓京邸二十年以兒輩托命于支君又心高君之誼相與甚謹時君少壯能自致功名其晉秩九醫院吏目也余爲文賀之

支君沾沾喜嘗曰王公知我勝我自知比余再廢再出今歲爲己丑支君且七十而余亦老矣君年卽七十常如五十許人善飲噉手持大白與人唄嘯笑語竟日不言倦時過視予所居去予邸不下五里每每謝車而徒客詫君老健以語予曰吾乃知支君誠良醫也余曰子何以始知支君也客對曰支君游燕而爲顱顱醫耻道中變守其說甚恒人且遂以顱顱名支君今觀支君杜門自壽朝服方寸匕而顏如童子老子

綱目先生集卷之八
固曰能如嬰兒乎支君殆嬰兒我也支君則誠良醫也余笑曰是知支君矣而猶未深也余向固言之矣以郭玉鄭高之術然效于微賤詘于貴人而支君獨的然見效斷斷乎可以伐病惟其心無貴賤彼此于其間也非徒術而已天下之損人莫如欲欲之于人也如炎如水如構如鬪今夫千金之子竭蹶射利沐霜露而死者爲重糈也冠紳嬰組之徒苟賤不廉時有趨承亦時有縱舍方寸如絲紛墻負而不能脫然者以

所畏與愛存也而况其下者乎若夫醫之爲業則彌下也矣提囊挾匕側侍于貴人之門惟恐其不得見也惟恐其釋我而他任也一心模病人又一心以中主人左右手攫利不勝其營惑驚怖故其中于人爲藥石之賊而中于已也爲陰陽之賊賊等耳若夫支君吾知之熟矣士大夫不歛門而請也君固弗出至則爲之擘畫可否即不可無依違立于市門三十年蓋其活人多矣而不責報也居常早臥宴起日挑取床

頭錢市米一合菜二束果然就飽而已稚孫子
苦饑繞君膝啼君終弗顧曰咄乃公豈能爲若
輩役盖其生平自愛重怡養而取適已類如此
語不云乎物壽以性人壽以仁君挾仁術以潛
沐滙澤而又不滑其性于俯仰趨避之間于于
焉以其道爲人因以其緒餘自爲引而將之寧
有旣哉是乃支君之所以壽而已客又難曰夫
支君旣足以自重矣而又奚藉公金華殿語以
爲重乎余曰不然夫支君殆有取于余也士惟
其知己而已固不必予言亦奚必不予言因錄
其說爲壽

壽勅齋馮太公八十序

代父

公十年前余曾爲文壽公極言公老而敬勤爲
上壽徵今年且八十矣而精強如七十時客以
予言驗而爭向余誦公有曰公自數年來不舟
不車足必步日量腹而進湯七精謹如此是固
宜壽而又一客曰是知公粗者公幼年受致虛
靜守之旨跌坐七晝夜真氣氤氳升降恍惚見

新山先生集 卷之八
嬰姪形腹中作琴瑟音聲聞數十步今齋養加
密精神加專雖攀松附喬可也况人間壽乎余
則曰不然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謂公封戶塞
兌廩廩不妄言動爲尊生乎則未知公十八童
子時背負斧鑕咋指出血上章代父罪赤脚號
長安冰雪中彼時慮豈顧生哉侍御公以此得
生還里中公又陰相從吏爲德于鄉甚力至今
內外三族粥飴衣食靡弗稟仰也此古所稱背
滅休老者所不暇也且而謂尊生適生勤劬以

勞生有二道乎今夫生傳舍也然傳舍一日不
糞除繕修則弗而不治故人莫患乎有傳舍其
身之心盪搖其精漏泄其神明破敗其藩垣鎖
鑰而跛羊牧焉則傳舍安得而不壞且夫人自
少至老何日不寓傳舍中欲跳而莽蕩之野以
爲快匿而與窳之地以爲潔非但速壞勢亦不
能凡公今所爲靜而導養動而拮据若護家珍
若乳驕子者皆傳舍中事也昔叔孫氏館舍雖
一日必葺其墻宇去之日如始至若公之傳舍

日塗其郤基樹堅綢繆固飲斯食斯寢處于斯
豈有窮已乎余又有感于公而歎養老之政廢
也古三老五更不聞序貴而今令甲職官九十
非二品不得賜存問抑何異歟抑其初無碩德
重望者以當此隆典而後遂沿以爲例歟公與
宗伯陸公同里又同舉于鄉皆以明德爲世表
儀今年陸公且九十矣行部使者會將代天
子舉執醕之禮公于年于位雖未及格而先是
公嘗以獨行被中旨命郡邑大夫歲時禮于其
廬後此十年安知不有特旨存問如陸公故事
而使天下復覩唐虞三代之盛也則不佞庶幾
見焉

壽王母李太安人七十序

瑯琊王吏部冏伯母李太安人登七十二三通
家子旣謁余文爲壽邈其家世之慶授之意矣
已而縉紳諸君復有請也余曰嘻若何以壽太
安人太安人受木义戒有年所若卽欲爲烹肥
斝酌兕觥而太安人已絕不近鮮旨欲爲鏤金

蹙繡以望輦悅之末塵而太安人且綈素久矣
欲爲徵魚龍曼衍之戲極吳歆荆豔之選而太
安人守閉目不觀爲公案有心而無所效之蓋
先是封章下時吏部君以褕翟至也尚至今賁
篋笥以兩弁花月之勝板輿旣駕且却坐不欲
前而况人間尋常俗豔又何足以辱一眄乎念
太安人旣他無所嗜獨嗜禪則請以禪進或謂
太安人性喜施經言施一燈一縷者皆得作佛
湏陁布金于此而六欲天官已屹然于彼矣其

何靳于世福或又云佛言食施功德有五供僧
功德有七計太安人歲所飯苾芻及所供資糧
屣屨若而人以若而人衣食因緣爲太安人衣
食因緣寧有涯量乎余皆謝勿應或曰豈以安
人尚有所不釋然于施乎吏部君望實高一時
意有不可歸修溫清之職率其諸婦諸孫脫簪
珥質袍笏以助母施太安人如飽而餽如酌而
取日施日喜日喜日施此于養志導年其猶不
足耶余始啞然而應曰足矣吏部之爲子具矣

顧以太安人高明識道理豈不了般若大義而屑屑此住色布施爲夫天地一檀越也天以富貴福澤施人人自以其量受之受思報報思予益損之相權羸絀之相還天之道也瑯琊氏之鼎貴四世矣德業文章之炳耀甲第園池之鉅麗至弇州先生止矣茂以復加矣而吏部君聲華意氣又似欲過之太安人故卑躬執謙以終澹泊之教當其篆烟飄然磬聲泠然歌鍾沸管謝喧入寂筆豔文瀾攝慧歸定于斯時也浸假木石不登之租爲魚鳥不貸之惠分賓從一食之費爲僧雛千日之糧淨業日增塵埃日減此其爲王氏息黔補刖大矣不知者謂專專倚此爲多生之津筏不已過乎且吾聞太安人非宵然忘世者也子若孫冠履不飾不敢以猥見諸婦盥而進食佩聲珊珊然薰修之暇常擇吉而坐擇趾而步未嘗爽尺寸夫此佛戒也亦儒矩也太安人之所攝受遠矣瑯琊之澤千百斯年則請以太安人爲教母

續山先生集 卷之八
賀大中丞念翁晉老年伯七十壽序

洪洞晉公納中丞節歸之幾年春秋正七十其子某與不敏同進士請以言壽不敏唯唯退而徵公之生平其以封司署選事實當銓政穢濁之後立選規俸簿倖門爲之一清尋出而憲河北備兵固原礦賊猖寇皆不動聲色以次就定由是循楚憲晉撫西夏折虜王馭降夷靖亂兵若善御者控縱在手而塵不揚也已謝事歸里則又修宗範置義田以睦族贍死喪恤孤寡哀

故人之不能歸者孜孜爲善日若不給蓋公嘗著無思銘云或謂公敷歷中外砥勵倫誼事事皆出緯繹正與無思反而或曰非也公聲伐籍甚未耄而致政恐明主拊髀思鉅鹿且以彊圉之計奪吾丘園故初以有思奏功而末以無思替之自放于枯槁寂寞以示無用乃余獨以爲不然夫天下必枯槁寂寞而後謂無思耶周召以降著旂常勒盤盂者代有皆憧憧焉爲人役久勞其生而不知歸者乎聞之古人不期于

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受其福蓋遭時偶變
而非預爲思以待之故建監廣而神不勞今人
之已亂生亂化無事爲有事其端皆起于思思
矯厲飛揚而不軌于道故往往以國事爲嘗攘
人之成而倖其敗有如晉公思傅位位傅事第
以疏穢鎮囂舉若職而止雖功滿天下何思之
有姑無論其他卽其在河北時有告礦警者陽
朴之而潛縛其魁盜止不發固原寇內訌幕下
將奮欲殲之而公固不可曰吾不以人命易功

名此兩事者非今世疆場之吏所攘臂而爭者
耶公磨治角牙使皆聽然戢其獸心受羈絡于
我以比于摧敵功不啻過焉然彼之膏原燐野
燒鹵獲以自爲功者居然受也延世世賞橫王
騁矣而公見謂守邊無他竒忌者得以讒中之
蓋世之降也人不知進有無功之功而強求功
退有無事之事而強避事故進者每甘爲躍冶
金用夸謾墮其任而退者第以課魚責鳥爲勲
績不能爲鄉黨重輕至其下者營利已耳夫公

之功與事則既歷然矣而與世俗之所保者何其殊也今而後袞衣再來爲國家瓜距腹心者惟公又不然而憫勞以政侶漁樵課子孫以自愉適亦惟公摠之如春夏秋冬夏四時行耳于無思之念無所甘淡增損于其間夫有思者所以之人無思者所以之天蒼蒼中所爲課功考事而陰騭相協者亦當與人異今公年登耄而神爽滋王平格之壽尤不足以窮公公之子孫又皆賢而有文先後成進士餘亦濟濟鴻序間以視世之矯厲飛揚艷浮稱而覬橫拜者所得孰多夫無思之畸于人而契于天也吾乃徵之矣

壽沈封君憶先翁七十序

蓋臣之于君東西南北惟所使分也竊獨怪北山之詩慘慘告勞于出入風議者若深慕焉不已怨乎乃君子有取焉曰憂我父母也不忘親也然吾意使其父母本恬榮利常充然有芻豢之色而爲若子者於軒車鼎食外別有所以安其親則其焦瘁而不平宜亦不至是吾以是而

有感于沈封公父子也封公子選部郎日峯公
故竒士有揮霍異材顧其事父母獨逡循若兒
孺子自少至壯館穀官俸所入一籍而獻之公
公積織嗇起家稍斥其餘治酒脯召賓客劇飲
爲樂客乘間廣公意曰某所有竒貨可居足當
公伏臘費公搖手却之曰吾食吾子祿腹果然
矣亟呼觴浮客而選部旣久貴髮且種種尚無
私囊篋一襦一袴必稟乃公非公命卽鷄黍不
自具也蓋其父子間如魚嚙鳥哺忘適之適一

至于此嗟乎世降俗偷如古所稱反鮓之母不
復可見貴人父往往倚勢以削私自營窟穴而
貴人亦因以簠簋敗又或陰裁其父以金甌其
名蓋父子之間有市心矣是故父之愛子也其
之官必含涕而祝之曰幸必無返小失所望遽
怵慄而無聊嘻此其視公何如哉公之視釜鍾
之奉不啻升斗也視其子之枯槁澤畔掬沼芷
而羞江籬不啻若官厨法醞之羅吾前也則胡
以度越人情如是蓋今聖世急求才寬使過以

選部才望休沐子舍計所直猶勝鞅掌之大夫
理自無長沙夜郎之感而要非其父子間果有
以自樂者未有能漠然于茲者也今公年且七
十矣飲噉步履不少衰沈氏素患單傳去歲公
與選部各舉一子遂并祖孫而四夫大年小年
之別久矣楸梧之老乃大椿茁芽莛甲時也今
公孳穀伊始第祿鼎來計其景在方中未艾之
時乃欲以鼓缶樂之無已遽乎客相顧而笑因
之沈氏致詞焉

壽中翰洞庭嚴丈六十序

代父

蓋不佞于洞庭嚴君而深有愾乎古今之際也
正嘉間公卿之世胄不窺詞門日夜徵逐于醴
鮮粍冶車裘狗馬之場以爲樂栩栩然自得也
其甚者至沓墨無章藉市權勢薰轢天下天下
亦以爲固然不之怪蓋放濫至嘉之中季而極
其悖悖讀書好古修檢柙敦禮讓者自太保養
齋公之子洞庭嚴君始君以丁卯舉于鄉屢上
公車不第晚以文藝高等選爲中書舍人其數

十年曉窓夜燭嘔心腐毫之苦曾不及曩所云
徵逐者一日之樂而其名位雅不能相踰吾未
知其孰爲勝也且太保秩宗伯晉揆宰時君皆
從侍大而宮庭密勿之所敷陳次而甘泉泰時
之所讚述強半出君手靡不當上指厭衆心者
才至于轉天子宰相所不逮不可謂不用君當
今之時天下不以徵逐醲鮮曷治爲得而以君
之讀書好古修檢柙敦禮讓者爲賢其得薦則
鼓舞而樂道之不第則曰惜矣惜矣失此國寶
矣然則君于世亦不可謂不遇也南北山之喬
梓一俯一仰俯主施而仰主受有如仰者不安
襲天休而矯焉欲自拔出振撼于雨風霜雪間
造物或以爲不祥之材夫木再實者根必傷實
大盛者未必庠天之道也人知用之用而不知
不用之用此君之所以熾而昌壽而臧也

壽蕭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惟蕭與吾王氏盖有世好云余社友曰蕭元卿
元卿之兄若弟皆吾王姻黨也余同社中元卿

最少頽而玉立聲如洪鍾相共目屬之顧數竒
辛卯丁酉兩登解額矣而兩不果今猶纍然諸
生也歲癸卯八月太夫人開八袞元卿方就試
都下屈指撤棘距夫人懸悅之辰纔旬有餘日
耳同黨二三子謁余文爲壽余笑曰是月也于
卦爲臨君子道長白門柳汁且染元卿衣矣曷
不少待俟元卿聽鹿鳴而歸以賓筵之萍蒿佐
太夫人觴乎客曰不然夫元卿惡乎待以太夫
人占之元卿之達也天命之矣今夫薜華甚都

其鮮脆至不能受朝露惟夫千丈之松生于岷
巖之下霜封鱗雪蛻甲者千餘年而後根化爲
茯苓脂凝爲琥珀松之獨有茯苓琥珀以其有
松之年也今太夫人閱世八十年其間內懿行
不具論獨計其相瀛山公宦學半世其炊玉薪
桂紫茄白苧之味所咀茹幾何有四丈夫子且
育且教以迄于今其寒灰勞杼辛苦相對又當
幾何此其憂生之感不啻深矣而巋然獨存似
爲天之所留非偶然者夫福留則有餘用太夫

人當既耄之年而隱然蓄有餘之養此非元卿
何以致之吾故意元卿必貴元卿之前而且却
也歲在卯今又一卯矣月窮于紀終則復始天
之道也吾故意元卿之貴必以今月然則太夫
人乃似爲元卿而留今日以後之樂不足以償
前日之憂壽固當未艾詩不云乎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雖然喜樂亦會其時耳有新而故有故
而新大抵屈伸之變相推使然憶吾同社七人
其四人雖已宦達類不能無陟屺之思卽余少
元卿又四年遇稍晚而吾母且不克待矣顧安
敢望元卿元卿自是偕計吏非行效節官下太
夫人燕喜方新含飴弄孫無天涯游子之戀以
爲元卿憂是元卿之科第天又若爲太夫人留
也而尚恨其晚也耶余善其言敬書以觴太夫
人并以爲券

緱山先生集卷之八

緱山先生集卷之九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轍

校

存雅錄序

余三不試南宮廢咕嗶且久而客有以坊肆時
文見示者余色然駭曰異哉我真大忘耶乃旋
目而思與昔年所見聞絕不類旣以先進爲未
足又汎而索之左國史漢旁而探之老釋諸子

方內外之書而槩乎其未有合也乃又喟然而歎曰嘻文乃至是耶夫佞人之害至覆邦家而聖人斤斤焉首之以放鄭凡以審音先知言後自雅亡而流僻邪散之音作人心感焉於是其辭喻訛譎張其術回齋縱橫以爭售其矯欺而世卒移於叔季是故聖人慎救之夫天下之成文比律而可以歌誦者皆音也蓋代必以人主精神所注嚮天下人所共肄習者爲之端符若漢之文唐之詩盛衰世驗而

我朝獨重經術他著作不足以當之則時藝是已方其初也天下間厭故常慕新奇而新陳之相化無已時有司與士子或且棄且收且却且前如不得已者何哉風之成也又數年矣老者歎少者慕弟子漸爲師且盡釋忘其羞惡而惟耳目功利之是趨天下寧復有文章乎今夫邯鄲季姬目語眼笑行步顛顛然自以爲至姣也吳趨輕薄兒巾幘鮮明搔頭弄姿自以爲至麗也奸民幻師衣羽衣坐木鶴目精睽睽揮塵而

談家風自以爲至曠遠也苟其介然處於靜女
貞士之間目擊夫縱笄冠纓之綢繆詩書禮樂
之敦篤其不汗流頰赤忸怩而不自容者無幾
矣余又有慨於中適見架上歷科試錄遂稍
以意評選自隆萬而下得文若干篇命曰存雅
錄吾豈敢必雅之復興乎夫古樂之廢也黃鍾
且瓦棄而後世有考其遺聲者至一錢刀車鐸
之爲競競蓋廢之甚易求之若斯之難也則夫
是錄者雖曰存之可也

會元文選序

余嘗論昭代之時藝與古之詩文于以徵治一
也昔季札觀十五國之風而覘其盛衰大都樂
戒荒直戒倨迂戒淫行戒流以律于今之文中
札所陳何等也有司者患之旣申勵功令弗悛
則嚴爲之誓取舍已取舍出或與初誓左而士
益務與有司之令左于是其文益放淫散而無
有紀繩竊惟國家當純龐盛大之時士所爲先
資之言不宜至此雖然三軍之上金鼓百而中

新山先生集卷之九
三
軍之表一耳苟不惟其一而惟其百則數百人
中其舍我馳驅旁出而不雅馴者固有之矣乃
若舉首之文類皆簡明爾雅能盡而能爲不盡
自有貢舉以來其多寡廉縟險易疾徐之節百
有餘變而不變者固自在也蓋當天下一宮商雜
進耳聾目旋有司不得不迫而就士而于千百
人中求一人焉爲之表則權衡銖兩用而力常
足以得其所求是變者其氣運推遷衆寡不敵
之數而其不變者則我

國家純龐盛大之治自不應蕩僻邪散遂至于
此而非一目之網果足以得魚也則天之猶定
焉故也然其不絕者如綫矣余不敏欲諄諄繫
先進以繩時俗弗克也而常熟二錢子獨哀選
歷科榜首文刻之而謁序于余夫語人以去甘
肥餌木苓鮮不失笑者誠告之餌苓木者足以
致生倘其改轍而進乎夫士誠以希世而已則
曷不從有司所急求者而顧從其所迫而收者
而有司無亦慎守其區區之權衡無使有力者

負之而走哉

墨卷選序

士之患大抵在養不足而才有餘當局不足而局旁有餘爲天下用不足而名天下有餘惟具此三不足而其有餘者一振暴而無味則有餘亦化爲不足而真儒之效無聞焉故先王以實爲衡以世權之或以不足矯有餘或于有餘示不足法不同同之乎救世秦漢以後孝弟力田明經諸科豈不近本實實衰而文代之文盛之

弊爲張爲靡才雋之精神僨滿而不可抑漫羨而不知所收故其時因而尚詩賦而故爲單題限韻裁其樂淫哀傷之流而酌之于規矩使詞窮而本根見謂詞賦之異于選舉非也我朝循宋之制以經藝取士其體彌卑其蹊徑出沒彌易尋而其道彌切于日用謂經藝不如詞賦尤非也學士諱經藝之卑也托之乎經術夫經術則論策具矣乃其經藝本教之會文切理循循守括帖要以如律而止蓋深乎其有意焉謂經

藝足以蔽經術亦非也先王豈不知是淺淺者
不足以舒豪士之氣而極才人之致哉蓋常習
禮于成均矣彼班而升揖而降聚章縫而句讀
之是奚足哉而先王以爲非是則不足以磨鎔
天下才人豪士之淫志客氣而盡爲天子之用
故夫經藝之科之重也猶之乎成均之教也無
當于言語政事而以中和樂德教者也是故當
其盛時士卽平居能爲俶儻恢竒而不敢失累
黍于塲屋意專于媚天子而未嘗苟爲論以駭

衆庶故士風淳茂而不漓乃今天下何多岐也
經無專師惟吾意所欲出矣而意反不自了其
取材之濫至不擇稗官外典而後乃并其稗官
釋典而創爲之厭薄章句抗而譚名理經濟矣
而其成就又不逮章句如欲米而惡穀舍筏而
未有岸也嗚呼不足者如此而有餘者若彼古
今之變豈獨文章哉余友逸季精能此藝雅自
負倫鑒選得墨卷若干首懸計所蒐簡不免就
世變爲遷移然以彼有餘之才而不足者是慕

曰墨者墨也納大匠之斤而就公輸之墨是吾所謂今之經藝不下于詞賦選舉而好之甚可以救世者也逸季郵書乞余序直書所見如左

北虞先生春秋稿序

嘉靖中北虞邵先生治經術以奇偉震天下且與唐瞿兩先生並列而三顧卒老于南宮不大售者竟以奇故也今去先生甫三十年而先生之文奇者復化而爲平矣先生生以其文與肉駑膚靡者角而實不勝沒以其文與鱗鼓鬣張

者角而名又不勝傷哉先生也雖然膚肉不百年蛻鱗鬣不十年蛻而蛻骨猶自香也先生之奇固自在也先生之子兵部君刻先生春秋稿示余余受而讀之蓋春秋于五經中號史書豪雋所馳騁也而先生猶尺寸不爽如是夫春秋非孔子之刑書也無已而辱之刑書以胡氏爲律令則亦曲直傳之如律令而止耳斷不宜輕有所出入愚妄謂治春秋者當如老士師獄書不當如博士小生論議攙說是非連引博喻縱

橫圓轉出奇無窮論議之體也上服下服斷斷必麗于法無奇請無他比者獄案之體也故治春秋者氣與其驕寧平詞與其虛寧實局與其圓寧方韓子曰春秋謹嚴非徒謹嚴于堂下而已也爲堂上人設也知此可以言先生之文矣治春秋如春秋是亦足以奇矣

李茂才文序

茂才年十二三落筆便驚人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余以諸生就試亦然而至皆爲王者所擯

落又十餘年始先後舉于鄉窮達常事不足道獨怪吾曹平居視第一稿葉耳比博十月且小低昂卽五色無主閉心自嗔師友父兄刺刺相戒亟改轍而從之噫何怯也余于失意時粗能排脫然戊寅以來文不免三變迨得薦時姁姁軟語少年壯氣盡矣茂才所遇大略如不佞而其文獨曲直自如勃勃然靈擁筆端泉湧舌本有摩空戛雲之勢蓋若瓦注功名而蠲掇之者夫瓦注而掇功名則余之三變徒矣任天下事

以氣小知在此大受亦在此請并以壯茂才之行

董玄宰文題辭

文者文也譬之於木無論大小曲直咸含有文理從其文而琢之則加工焉磨之則加瑩焉繪之則加采焉要如其文止矣自雕鏤者之傷其根也爲之說曰而必平而鱗鏟而角毋盤塲而腹毋擁腫而肢而未學治其說者遂一切相膚遺理遇木無擇斤以雕縷則遜巧矣雖然體碎

心裂殆有甚焉溝中之斷庸愈於青黃之災乎哉其究也文梓以盤塲棄貞松以擁腫棄而僅得苦蒿流草之用其於樹人之義何如也衡與董子交臂談藝每每扼腕于此故董子之爲文也屢變而無遷就於其文其使筆也如刀然勿傷其執題也如組然勿佚其鋸理也如屑然勿雜使識者讀之若縑繭絲繁而約約而愈長於以彰施于五色黼黻絺繡乃稱國章文乎何傷哉世之奇董子文者每執科第爲券余謂待券

而後徵則董子名貴而文賤矣故不具論論其苦心云爾

李茂實稿題辭

余少而交于茂實習其文凡三變初泊然蕭素若醴之未梅也繼則旨深而韻微則嚴而志潔猶窈窕之翔河洲也終則縱橫飄忽腕之所運少不如意者蓋丸之吐而劍之掣乎進于神矣里中少年初殊不解茂實文余曰而識之是文之有筋理者能竒而能不竒者也已再變而嘆

三變而駭相疑謂前後兩茂實余笑曰嘻而自不知茂實茂實猶故吾耳蓋余於文甚鈍而心甚苦用是亦頗知作者之苦心錢塘以降鮮有如茂實者也一日茂實與余談藝甚劇且道古今文無二種法不同而用法同如作詩者能以古詩法作律詩作字者能以大字法作細字乃可以語變其論殊確語次稱蘇子瞻不去口以爲古今一人余蹙然起謬難之曰子誤矣是今人所謂弱者也蓋置之而學秦漢茂實曰惡是

殆非子言也以秦漢爲秦漢者非秦漢也以子
瞻爲秦漢乃真秦漢也文拙于用實而巧于用
虛不觀之火乎亘古能傳火而不能傳薪火盡則
薪者土而已就使今日鑽燧人氏之槐塹始皇帝
之灰而用之亦不足貴且火之用薪而薪反用火是
以無盡隨有盡也若蘇子則能相火用薪矣其化
物也虛明故也非虛也惟虛而能爲實也驅之
無轍歛之無塵澄之無滓則其光游而有餘濃
淡淺深無之而不可故知文者主不可借客客
能制主作不可間述述能轉作一步躡躑非勢
也一意出入非局也一字青黃非面目也學奇
者非奇也學古者非古也奇古在我不在古人
其在我猶在古人也余曰吾乃知子之深于文
蓋有本也顧子比年文頗自踔勵以警憤憤較
之子瞻之夷演似有間焉雖然當子之宅平而
知其能用奇讀子今日之文而又知其陰用夷
演之法以爲踔勵者則余之自謂深知茂實者
也然吾亦與茂實言茂實而已

藤溪師生草題詞

十年以來文章家推海虞作者無慮數輩星卿
首得捷朗仲繼之星卿文如春雲容容靄靄使
人意醉朗仲文如秋雲英英湛湛使人心明而
要皆以淘洗爲精神巉刻爲氣骨與俗藝迥別
每一篇出不問而知其爲兩先生之文亦不問
而知其爲兩先生弟子之文也崑有張生慎其
者少年高才從兩先生游初師星卿卽肖星卿
繼師朗仲卽肖朗仲屈曲隨人無不盡意洋洋

乎志在流水樂哉斯音溪上之草維其偕矣慎
其間亦質藝于余余抱朴學無以副其意然慎
其稟斤墨滋謹竊有感于吾黨之不類也三尺
童子學號嘖未成見先生泚筆欲下而卽發赤
甚或自箋其文以示人如是則心師足矣復焉
求乎余以是滋不願爲人師雖然使第如兩先
生哀哀名學無負臯比者宜其有似夫子者矣
因書以志余媿

吳伯霖稿序

武林吳伯霖氏以經術鳴從游者三百人日三鼓磬執經鴈序而進賓賓如也其文務以程士必簡練揣摩汰盡治容浮響然後止余春初寓書微風之若曰士彙征之始其象爲春寧爲春茅無爲秋木又數月而伯霖以一編來雖匠心縷骨如故而豐蔚沉森若雌雷出地而挾百香以發者甚矣伯霖之善爲變也吾之不足以盡伯霖有如此藝矣或謂伯霖曰夫言也氣浮之翼也風負之吳越揚州之地其土埤薄其民輕心其載物也不厚必也冀州之野神聖之所都寶貨之所湊功令信而不寃嗜好咸而不專故四方魁宿之士徃徃東南喪朋西北得焉天之道也伯霖嘆曰其然余將試焉遂挾是編爲非雍游而余以一言爲嚆矢

張異度稿序

吾友張益之與余同硯席時挈其二子伯仲異度來皆兩髦也而文伯子溫乎其若璞也仲子隄健舉試之文立就有崩雲屑雨之勢與

之坐不問而對屢奪坐上口家君愕而撫之曰
此徐夫人七首殺人易解全牛難子知難則子
進矣更十年余自京師歸則異度已名蓋都人
士出其文讀之余太息而謂曰子爲是文也始
必上觀下獲以思式結之又式逐之旣得而疾
書滿志願解不自禁也有諸乎異度曰然子非
余何以知余之苦甘余曰噫吾知之吾與爾菹
菹蒲而噬腊肉回甘盎然豈可與熱啜快飲者
語也蓋俗滌道雜學士大夫皆有一種速飛橫

厲之心而文亦潛與之化強以詞比理以我比
古不羞其不合而世人類虛羨薰心尊而號之
曰才夫若是者旣已速飛橫厲矣而子何苦惜
惜覃思爲吾觀子樹顛頽必傳神髓整襟褸必
審步趨俯仰以求合於聖賢不合則是文不出
夫人大都心精言難心浮言易難與難遇易與
易遇昔蔡中郎秘惜論衡而左太冲三賦反借
譽於皇甫謐夫聲實相掩豈有量哉嗟乎張季
子天不使汝早歲決驟以去今子含咀知酸醎

搔摩知痛癢至裂吻逆鼻而不能自釋且子苦矣異度曰余苦則自釋耳不能釋而又奚苦焉失先生曷不以先生求我予默然遂志之首篇

吳用修稿序

嘗上吳用修在同社中才最大以冥搜廣獵爲奇一旦剝落其枝葉而約之馴雅寓書予曰子見吾文乎吾昔者如習人語語故支離今者如自爲語語故易簡余嘗笑優孟抵掌而談以象叔敖夫使其真叔敖則眠坐涕唾皆叔敖也豈

必以抵掌談乃似乎今余從紆邪中悟入頗謂漸近自然而或者以爲此諸生所忌夫功名利達豈關技能惟文之至可自爲耳子試代爲我應焉余驚其言之大也急發其稿讀之渺若意芴若氣穆乎而風清津津乎而味亭亭若的見聖賢而分其顰笑者則信乎用修之言非無當也且夫草節解而天根見旦晝剥窮而夜氣芽用修雕鏤文章廣大囂庶之樂盡而後知多言繁稱非道也蓋吾向者與用修飲窮日落月微

絲選肉迨諸樂者次第釋用修而去之而用修
充然無有失也抑亦有進于文者耶且夫女以
華丹亂窈窕士以淫辭編法度世多以才與貌
爲便淫便傲之資者是大不然惟其才與貌不
必真而迫于知己之心驅之故其失也以人喪
我苟明于至者可以自爲則又何求而不至用
修別藏詩文二十餘卷當嗣有刻余序其制舉
義如此與用修在諸生言諸生而已

二王公車義序

家從祖伯栩與瑯琊王閑仲同對公車業文若
干首將以應梓人請而屬不敏次之不敏讀再
過乃爲之品目閑仲心精故詞雅伯栩識定故
氣強閑仲情深故節和伯栩膽決故筆橫閑仲
刻商咀羽巧以函宮讀之使人甘怡而曠遠伯
栩吐宮激商節以清徵讀之使人雄發而飛揚
閑仲如千丈高瀑颺空作態輕烟游絲在谷滿
谷伯栩如龍師行雨震電燿燿秋水驟至望洋
茫然閑仲如游鴈蕩水鳴木杪羣峭摩天不知

乃在平地伯栩如登峨嵋罡風重嵐身履空水
却乃步步據實閑仲如木罌暗渡鐵騎窮追伯
栩如輪刀一呼髑髏在手同道爲朋德之不孤
詎不信夫昔王仲淹以李德林言文而不言理
爲天下無文至援琴而歌蕩而今人類謂理在
題外文在理外視聖賢中庸之道六經爾雅之
詞爲渙澁不鮮而諱之夫文必理外而竒二子
之文竒矣果外乎非耶如以世之好外而姑爲
外以應之則我不能必也解吾所可解如是而

已矣

阮生稿序

言浮物也氣載言若水負舟焉氣之強弱則才
之大小爲之人類云文以窮而工夫溝澮澗壑
之流以一丸封一指塞且井泥焉卽怒而鬪能
寸有咫乎惟夫河來于孟津捍于積石而後如
矢激瓶建滿焉風澗焉雨有識者隄之滌之激
之而始沛而爲吾粳稻舳舻之利夫文亦猶是
矣氣勝窮則益工氣不勝窮則滋窘耳壯哉阮

生才大如萬斛泉可作諸許用必有是才而後
可以窮吾固已逆知其後之益工而必不至涓
涓輒鳴于嚴霜枯壑間也謹效一言為契

張君一文序

余京邸中讀君一文不勝服自請為君一序之
無何君一歸又數月余亦歸君一請踐前諾余
曰可目步矢矢步的拂毛示巧洞龜表志斯已
確矣磬折行水勾矩為淵以行取捷以停取利
斯已達矣絲理一機躡密牽挺急相迫而不得

停斯已道矣屏八石蠲五齊血浮如濡鍼游六
虛斯已妙矣雖然總不如田先生之相勇也血
勇色赤脉勇色青氣勇色白神勇則色不變大
抵筋運腕然筋在腕中骨幹肉然骨隱肉中息
根呼吸然息隨呼吸中故筋掉者若緩骨堅者
若柔息深者若淺吾乃以窺君一之神矣今世
何患無才獨患能文者百知文者一知者又困
于不知者而滅裂矯暴以用其能故能彌多文
彌少多許年不見如君一文又生當紛靄稠濁

中人不能盡知而

天子知之吾于

天子知之而可以占世運矣

許子遜稿序

比文體失倫甚司文柄者慮無不申申詈竒余獨謂正患不能竒耳爲若文者大都目無坊表手無幅尺五色雜揉不得已而名之曰竒遇一題則標一說或反以助語爲正文離于此則強托于彼或反以影子爲面目千百年來聖鐸賢

舌瓦礫棄之而其所秘惜以爲寶藏者則不過沿門經唄丐食衣鉢而已縱深極微如射天之矢足不步的類斬空之劒血不濡刃女蘿裊葛而忘其根苦李代桃而墮其味總所謂守人餽語何竒之有蓋庸鄙醜劣至斯極矣而後有真竒真古如吾許子遜出焉子遜之文竒矣以其異于庸鄙醜劣者之文而反名之曰平上之人以名尊之而世所號爲好竒者尚欲以名擯之此吾所以不能無言也子遜之文題無狃細遇

之豁然詞無古今出之皎然或單言以據勝或
微言以解紛或側言而正自明或直言而曲自
躍實非搏黍虛異空花其合節蹈款處心所自
喻口不能言但見衆人藤牽彼獨亦決衆人石
轉彼獨雲流天香辭風國色謝粉不奇而能若
是乎蓋子遜處閩海之隈波濤蕩其胃襟烟霞
幻其目背身與五都隔絕無囂臭肥醲之色以
耀其志無機智俯仰之習以滑其和無妖髡盜
儒影響怪悖之說以燻亂其聰明故其所自得
者固如此

曾退如文序

爾爾余適病伏枕得子遜文讀之一讀一歎霍
然體輕爲草數語歸之以示今天下不乏奇奇
退如手其文移是篇示余余曰安在其爲移是
也退如曰吾往往移非以就是而此其局之最
後變者也余笑曰子欺余哉余操觚三十年俛
仰間而文已十餘變芟苜金玉遞爲君臣往所
謂新者陳陳相推盪陳者又化爲新矣安所得

是而移之且子移世之是以就我耶抑移我以
就是耶人在天地中成毀妍媸之反覆無已時
容貌歲變趣操日變意念刻變密移者何曾停
而待移乎哉如靡焉觀變于世漸漬之極至于
鼠爲虎鳩爲鷹楊氏之犬吠王黎丘之鬼給父
莽操爲龍象而孔顏辱爲僧鷄顛倒喬詭不可
數計隨而之焉將日蝕月晦丘夷淵實之後無
復有宇宙矣而高高下下者何也此其爲有是
乎非耶試流目而觀舞日舞而屋自旋屋之不
能旋我也必矣吾以是悟文章之途屢變而其
道不變惟知不變而能變聖賢圖編之旨若斗
之有杓焉無不指心之靈氣與相傳合自然着
地皆珠唾璧成繪譬如黃鍾一律中氣不爽十
二律旋而相生且舉風雨雷霆叫呼呶啞蟲鳥
噍噍之聲畢寫之三寸之管而究于中氣無所
減移如其物物而就之也智窮物物窮是至于
是窮而文章之廢也久矣吾故于移而不移之
間得退如之是而因以序退如之文

商明兼制義序

陰陽有老少時有春秋花有趺萼大抵人力不能與造化爭後時不能與先時爭物之理也余束髮事咕嗶風殘雨籍紆迴彳亍者十五年而望見章句之殼則旣遲暮矣爾來多經憂患才志彌劣逞逞手揣輕重猶恐失足揣低昂猶恐躓聲欲揚然已弁鬱色欲冶然已溟涔周道孔夷而蹇蹇驅鹿車何其憊也彼夫子金駿馬騫坡如雲盤旋蟻封下不塵上不汗敏鈍之相去豈不甚遠哉余以此羨商明兼年二十餘而魁春官讀其文不科削而治不熨帖而平不刻劇而工室以徑造暎以捷超所謂時之至也春山乍笑而不知其所以然庸俟搢搢焉借力於桔槔乎哉明兼何不自喜以予十五年剪綴括帖之精神而營三不朽之業奚事不可爲余兩人將鈍益鈍敏益敏矣其相去什百千萬蓋未可量也

序李長卿吳游草

長卿過余鶴來堂出所著偶談示余以俳偶蘊
機鋒辯而不諍以游戲作針砭警而不傷讀之
一過骨冷心明頓覺南華太繁叅同太苦古人
取類于連珠良有以也不知者惜以長卿之才
枉九州襜褕作半牀磨衲用知者謂長卿吹徹
布毛寥寥數語中蓋天蓋地在余不足以知之
講質之長卿

何士抑稿序

華亭何士抑少與余善以文字相唱喁壬辰計
偕余兩人先後驛蹄間得士抑新作讀之精光
英英不可迫視余絕嘆服書大魁券授士抑是
年余不竟試士抑亦落第又十年余始竟試潦
倒鈍置不自意得前而士抑褐衣猶故也人頗
疑余言爲不驗余曰子不聞魏賈堅之射乎魏
帝于百步外置牛問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時
能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一矢拂脊再矢摩腹
皆附膚落毛又問曰能復中乎曰所貴以不中
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蓋余辛丑之春頗舍

馳驅而卽禽余殆先士抑老也聞士抑比科數見賞于主司復數見尤豈其附膚落毛時耶今山房稿具在精光絢爛如故而省括加詳諦縱送加輕習若曰世曠曠矣吾姑爲其易者必今日而知士抑也亦衆人之知射而已

康伯子制義序

余於場中識康仲子已幸同薦籍因仲以交于伯子隨得兩君文讀之伯文偉如巍冠切高雲仲文捷如快刀翦秋水其徑戶稍不同要以辯

才無礙靈通自然極縱橫之變而止則仲伯一也今天下慧業盛矣如禪宗五葉旣開區區小乘律不能轡勒豪俊而一切野狐亦頗窟穴于此晨鐘暮鼓執捷槌而登堂頗亦解東塗西抹疑誤後生然僅于齒牙間作利終不能蒸香雲而屑花雨蓋學幻者未有能爲幻者也鸚鵡無轉轡舌縱復解語神不與俱來也今有人於此侍童拈拂唱揚人訝然笑之一經尊宿爲重理前案聽者汗下如沐能不能之真聲音笑貌云

紙山先生集 卷之九
乎哉僕不敏已汗下于康氏兩君矣試舉示四方本分學人尚敢以麻粟家風驕語龍象不

紙山先生集卷之九

